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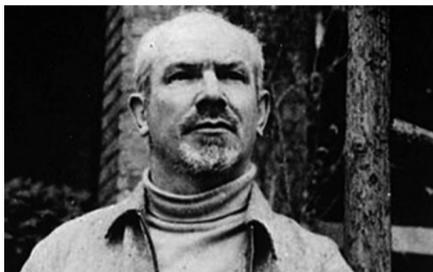
抗日战争中的国际友人

1937年8月到1941年6月，苏联总共派遣了3665人参加中国抗战，其中包括1091名飞行员，2000余人的机械师、工程师等各类航空辅助人员，有约200人在中国战场牺牲，包括轰炸机大队长库里申科。1939年8月14日，库里申科率领重型轰炸机大队空袭已被日本占领的武汉，将日军机场化为一片火海。准备返回时遭遇日本机群，库里申科的飞机被击中发动机，迫降在长江江面，库里申科脱离飞机时被江流卷走，壮烈牺牲。为纪念这位国际主义战士，1958年，我国在四川万县（今重庆万州）专门兴建了库里申科烈士陵园。2013年3月23日，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中，盛赞了库里申科，指出“他英勇牺牲在中国大地上。中国人民没有忘记这位英雄，一对普通的中国母子已为他守陵半个多世纪”。

以金九为首的韩国临时政府组织朝鲜爱国者，先后在武汉、重庆等地成立“朝鲜义勇队”和“韩国光复军”，积极参加中国抗战。在延安等地的朝鲜志士也组织了“朝鲜义勇军”，在华北地区同当地军民携手抵抗日寇疯狂而又残酷的“铁壁合围”。1938年至1944年，共有30余名义勇军将士血洒疆场、英勇献身。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在悼文中指出：“他们的战斗精神，将永远活在争自由的中韩人民心中。”

“一个外国人，毫无利己的动机，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，这是什么精神？这是国际主义精神，这是共产主义精神，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。”毛泽东所称赞的这名外国人，就是白求恩。1938年，白求恩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，率医疗队一行三人来到中国。在晋察冀军区所在地五台山的后方医院，白求恩昼夜工作，一个月内检查了521位伤病员，四周连续做了147台手术。

在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，许多国际友人千里迢迢来到中国，有的直接参加到战斗中，有的亲临战场救治伤病员，有的深入前线忠实报道抗战实情……他们的奉献牺牲铭记在抗日斗争的史册里，镌刻在反法西斯胜利的丰碑上，谱写了一曲曲国际主义的英雄赞歌。



白求恩

1939年4月齐会战斗时，他和他的医疗小队在距前线仅7里的小庙里，69小时内为115名伤员施行了手术。抢救伤员的同时，白求恩大夫还根据实践经验，编写了《游击战中师野战医院的组织和成长》，对八路军医务人员的培养和成长提供了巨大帮助。

像白求恩一样在华开展医疗活动的国际友人还有很多，如印度的柯棣华、德国的贝尔、波兰的傅拉都、奥地利的傅莱、罗马尼亚的扬固、捷克的柯理格等。

抗日战场十分凶险，但有不少外国新闻记者不畏艰辛深入前线，忠实报道中国军民抗战实情，揭露日本侵略者残暴罪行，介绍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事迹。1938年，德国共产党人、著名记

者汉斯·希伯辗转到达延安，采访了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叶挺、刘少奇、陈毅等。1941年9月，希伯赶到山东滨海区八路军115师师部驻地，白天采访，晚上写作，短短一个多月就写出了《在日本占领区的旅行》《八路军在山东》等通讯报道。同年11月底，希伯随部队在大青山和日军遭遇，他坚持与八路军战士一起投入战斗，不幸中弹，捐躯沙场。1942年，为纪念希伯烈士，山东军民在临沂专门为希伯建了一座白色圆锥形纪念碑，碑上刻着罗荣桓题词：“为国际主义奔走欧亚，为抗击日寇血染沂蒙”。1931年10月，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埃德加·斯诺目睹中国国土横遭日本铁蹄践踏，成千上万中国百姓在日军枪炮下丧生的情景，在《远东前线》一书中以无限悲愤的心情揭露了日军在华的暴行。1936年6月，斯诺访问陕甘宁边区，撰写了轰动世界舆论的《西行漫记》，极大地支持了中国的反侵略战争。1937年10月，美国著名记者、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史沫特莱来到山西的八路军总部驻地，成为八路军中第一个随军外国记者。她随八路军总部转战各地，与八路军战士同吃同住，相处不到半年便深深地爱上了这支部队。用她的话说：“离开你们，就是要我去死，或者等于去死。”她的《中国红军在前进》《中国在反击》等著述，向世界宣传了中国的革命斗争，成为不朽之作。

此外，在战火弥漫的抗战岁月，还有一些国际友人来到中国参加各项建设，在沦陷区创立难民区等。如新西兰的路易·艾黎、英国的乔治·何克等，参加了“工业合作社”的经济救亡运动；法国教父饶家驹在上海创立的战时平民救援的难民区，保护了30多万中国难民；生于德国的约翰·拉贝，为南京的中国难民寻求国际援助，拯救了25万中国平民的生命，写下了举世闻名的《拉贝日记》。

□ 黄学爵 据《光明日报》

赵朴初巧题名胜对联

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主席的赵朴初时常撰联题对，为许多名胜增添了雅趣。

杭州岳庙重修之后，他为该庙题写了这样的长联：“观瞻气象耀民魂，喜今朝祠宇重开，老柏千寻抬望眼；收拾山河酬壮志，看此日神州奋起，新程万里驾长车。”联语直书对岳庙“重开”而感到欢欣和对祖国“新程”无量的喜悦，从而表达了本人和人民对民族英雄岳飞的敬慕之情。而把“抬望眼”和“驾长车”两句岳飞的原话嵌入联内，移花接木，很是贴切。杭州虎跑李叔同纪念馆的门联，也是赵朴初所题，联曰：“无尽奇珍供世眼；一轮圆月耀天心。”上联道出了李叔同在文艺上的杰出贡献，下联则歌颂了他的伟大人格。

因赵朴初是名扬中外的佛学大师，各地寺庙重修后往往请他题写对联，他也欣然接受。如，无锡的开元寺钟楼联：“法音周遍三千界；友谊传承亿万年”，北京潭柘寺联：“气摄太行半；地辟幽州先”，峨眉山伏虎寺联：“山色千重眉鬓绿；鸟声一路管弦同”等等，均出自他的手笔。他十分喜欢佛教圣地峨眉山，曾经为峨眉山名胜题联多副，如为洪春坪题：“雨过千枝争滴翠；云飞群岭为摇青”，为清音阁题：“且任客心洗流水；不劳挥手听清音”，为龙江栈道题：“上有青冥窥一线；下临白浪吼千川”，都是语佳意茂的杰作。

赵朴初与陈毅元帅的交往很深。《陈毅诗词选集》就是在他的指点下编选的。陈毅过世后，赵朴初为四川陈毅故居题写了门联：“殊勋炳世间；直声满天下”。寥寥十字，如画龙点睛般地陈毅的一生作了高度的概括和准确的评价。游人观之，无不吟诵再三。

□ 张庆余 据《人民政协报》

沈从文提携汪曾祺

1939年，19岁的汪曾祺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，讲授写作课的就是沈从文。那时，沈从文身边常常聚集一些包括汪曾祺在内爱好文学的学生。沈从文无论多忙，总是热情招待这些弟子，与他们谈学习和写作问题。沈从文对弟子们的习作，篇篇细读，然后挑灯修改，最后在习作上用清秀而工整的毛笔行书，具体地写下评语。沈从文开设的“各种文习作”“创作实习”，汪曾祺从不落下一课。在沈从文的文学素养和写作实践的浸润下，汪曾祺逐渐掌握了写作技巧。

沈从文不仅详批习作，还主动给学生介绍一些相关的外中名篇，让学生去揣摩、学习。当时汪曾祺写了一篇习作《灯下》，沈从文觉得不错，就给他推荐了类似的几篇作品，让他去比较、学习，其中一篇就是沈从文自己写的《腐烂》。汪曾祺习作水平提高很快，他表现出的文学天赋让沈从文十分欣赏。随后，汪曾祺写了小说《小学校的钟声》，并重写了小说《复仇》，沈从文看了很满意，后来由沈从文推荐给郑振铎在上海主办的《文艺

复兴》杂志发表。

汪曾祺除了热爱沈从文的课外，其他课程都不用心，喜欢到处闲逛、泡茶馆。西南联大四年，汪曾祺却读了五年，因为体育和英语不及格，留了一年级。有天晚上，他喝得烂醉，抱头坐在昏暗的路边。此时沈从文正演讲回来，以为是一个生病的难民，走近一看，原来是汪曾祺。他立马叫来两个学生把汪曾祺扶到家里，灌了几杯酹茶，汪曾祺的酒劲才缓过来。一次汪曾祺去看望沈从文，由于牙痛，腮帮子肿得老高。沈从文见状，一句话没说，出去就买了几个大橘子抱回来，给汪曾祺退退火。

1946年，汪曾祺从昆明到上海闯天下。几个回合下来，找工作很不顺利，情绪落入低谷。沈从文得知后，立即写信给汪曾祺，把他大骂了一顿：“为了一时的困难，就这样哭哭啼啼的，甚至想到要自杀，真是没出息！你手中有一支笔，怕什么！”在沈从文的提携下，汪曾祺经过努力，成了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。

□ 沈治鹏 据《人民政协报》